

似水流年

漫談香港流行曲七十年

講者

朱耀偉教授

香港大學香港研究課程教授及總監



嘉賓

張敬軒先生

著名歌手



日期

二〇二三年四月十八日
(星期二)

時間

16:30 - 18:00

地點

聖保羅書院禮堂

參與學校：(按筆劃排名)



目錄

似水流年

漫談香港流行曲七十年



講者簡介.....	1
閱讀篇章.....	2-22
流行曲見眾生	2-4
專訪朱耀偉教授	5-12
櫻花樹下結桃李	13-22
鳴謝.....	23-24
活動流程.....	25



朱耀偉，香港大學中文學院香港研究課程教授及總監，香港人文學院院士，研究範圍包括香港文化、全球化及後殖民論述，著有專書三十餘種，近作包括*Hong Kong Popular Culture in the 1980s: A Decade of Splendor*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in 2023), *Main Melody Films in the 2010s: Hong Kong Directors in Mainland China*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22)，《香港文學大系：歌詞卷》（與黃志華合編）（香港：商務印書館，2020），《香港流行文化的（後）青春歲月》（香港：中華書局，2019），《香港關鍵詞：想像新未來》（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9），*Found in Transition: Hong Kong Studies in the Age of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8), *Hong Kong Cantopop: A Concise Histor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Hong Kong 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New Millennium: Hong Kong as Method* (ed.) (Singapore: Springer, 2017)，《香港研究作為方法》（編）（香港：中華書局，2016），*Lost in Transition: Hong Kong Culture in the Age of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3) 等。他是 Brill 出版社“Hong Kong Studies: Humanities Perspectives, Global Dialogues”，中華書局「文化香港」及「香港詞人」叢書編輯，亦為《南華早報》和信和集團合辦「香港精神獎」（文化；2019）得主。



張敬軒，香港著名男歌手、詞曲作家及唱片監製，第十三屆香港演藝人協會副會長，被稱為E世代全才唱作人，擅長作詞、作曲、編曲、錄音、製作及演唱。

張敬軒曾獲得香港流行音樂業內多個認受性最高之獎項殊榮，包括《叱咤樂壇流行榜頒獎典禮》「我最喜愛的男歌手」、「叱咤樂壇男歌手金獎」、《十大中文金曲》「最優秀流行男歌手」等。他更於2021年度《叱咤樂壇流行榜頒獎典禮》奪得「至尊唱片大獎」，達到「叱咤金滿貫」歌手。

其個人精選專輯My 1st Collection成為當年最高銷量廣東唱片，也是自2008年後最後一張得到IFPI認證「本地白金唱片」的流行唱片。

張敬軒亦致力於推廣廣東話歌曲及投入本地保育文化，多次與不同填詞人合作，如陳耀森（《缺》/《叮嚀可否不要老》/《重頭開始》）、小克（《靈魂相認》/《詩郵寄》）、張楚翹（《懷舊情人》/《見或不見》）等。

講者簡介

流行曲見眾生

文：朱耀偉

刊自《City Magazine》

一代音樂宗師顧嘉輝年初逝世，他的好拍檔黃霑亦已一早離開了我們，不少樂迷認為粵語流行曲的「輝黃」時代正式畫上句號。顧嘉輝以〈啼笑因緣〉（詞：葉紹德；唱：仙杜拉；1974）破除粵語流行曲難登大雅之堂的迷思，後來黃霑一系列作品又用現代化歌詞另開新風，「輝黃」的確是劃時代的「異數」。誠如著名暢銷作家葛拉威爾（Malcolm Gladwell）所言，天才也要持續不斷的努力，長期錘鍊才能變成大師：「要成功，除了必須有把握『機會』的智慧、善用特有的『文化』遺澤；必要時，還得脫離部份的身份，擺脫傳統的束縛¹。」「輝黃」開創盛世，帶動粵語流行曲詞的範式轉移，當然也與時勢有關。70年代以前不是沒有高品質的粵語流行曲，可是限於社會環境而一直被邊緣化，當時如「輝黃」的音樂人堅持實踐磨練，到70年代香港人對粵語流行文化的需求驟增，加上如電影及電視等媒體的協同效應，時移勢易，終於開啟了粵語流行曲的光輝歲月。

或可換句話說：音樂人先見自己，再憑努力創意見天地，得時方可見眾生。

粵語流行曲的「見 與 不見」

其實「輝黃」早已活躍於60年代樂壇，顧嘉輝無疑是音樂天才，但他是通過「不斷演出、實踐」的磨練，累積為結合「菲律賓、老上海、粵港流行、爵士、電影音樂」的底蘊，而從娛樂唱片於1958年推出的唱片《錦上添花》可見，中樂也是其重要的音樂基因。¹顧嘉輝曲風多元化，除了中西合璧的〈啼笑因緣〉外，如〈蝶變〉（詞：盧國沾；唱：林子祥；1979）以電子合成樂配合武俠電影新浪潮，便能令人耳目同時一新。曲詞配合更能收相得益彰之效，歌詞方面當時亦有全面革新。黃霑另闢新徑，以「現代感較強」的歌詞取代陳言死語，「卿」「君」變作「是他也是你和我」，香港粵語歌詞進入「我係我」的新時代。²

近年「粵語流行曲之死」常被談論，即使產量當然不會真的清零，其影響力江河日下卻是不爭之實。近年國際唱片業協會（香港會）要舉辦「音樂永續2020」計劃，小克也與吳林峰合作寫成〈樂壇已死〉鼓勵年輕音樂人，可見粵語流行曲

¹ 詳參周光蔡：〈顧嘉輝的「前世」〉，《灼見名家》，2020年8月5日：

[HTTPS://WWW.MASTER-INSIGHT.COM/顧嘉輝的「前世」/](https://www.master-insight.com/顧嘉輝的「前世」/)；瀏覽日期：2023年1月23日。

² 黃霑：《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香港流行音樂研究（1949-1997）》（香港：香港大學博士論文，2003），頁133。

仍陷困境。直至 MIRROR 及一眾新人冒起「撻著」樂壇，如〈WARRIOR〉一樣「浩浩蕩蕩迎來另一新世紀」，改朝換代之說頓成熱議，有論者對此未苟同，遂有「盛世或虛火」之爭議。³

作為粵語流行曲「大好友」，筆者目睹其股價突然急升本應興奮莫名，可是若基本條件沒明顯改善，牛市是否真的已臨？有關當年粵語流行曲插水式下跌的原因，我忘不了黃霑博士論文其中一個論點：「唱片公司，變成推廣公司（PROMOTION COMPANY），因此香港流行音樂市場，一時沒有復甦的前景在望。」⁴近年香港社會動蕩不安疫情肆虐，或許令不少香港人更加珍惜自己的流行文化，但即使因此有更多樂迷支持粵語流行曲，重點還是要看上述問題有否改變。無可否認，近年有更多樂迷關心社會，粵語流行曲亦有更多反映不同社會情緒的作品（如離/留港的主題），然而，假如娛樂工業的運作邏輯沒有改變，以上問題繼續存在，積習依然未改，內容創意難以革新，粵語流行曲尚未真正改朝換代。

當然，時代不同，要比較不公平。7、80 年代香港經濟騰飛，流行音樂工業亦高速發展，引領全球華語流行音樂潮流。當年面對回歸問題，港人心情難免忐忑焦慮，但因有一眾巨星閃耀，維港夜空之下只見繁華盛世，在歌舞昇平下可以暫忘現實。香港流行樂壇雖然高度商業化，粵語流行曲卻多元混雜，主流有主流談情說愛，另類有另類回應社會，張國榮譚詠麟各領風騷，BEYOND 與達明等眾聲對唱。竊以為粵語流行曲的光輝歲月，並非全是高質金曲，當時一樣良莠並存優劣相參，但得益於高速發展的市場，風格、聽眾對象不同的歌曲可以有生存發展空間，流行、不太流行與另類多元並濟。⁵ 如今香港流行樂壇再現活力，最重要的是令更多人聽見以往一直沒有機會被人聽見的聲音，而不是仍然由在位者操控聽眾口味，繼續鞏固既得利益，內容創意範式亦因此難以轉移。

幸好還有人願意默默耕耘，令更多不同聲音能被聽見，由「創不同協作」和「一個人一首歌」籌辦的《面對面》便是一例。這個由十個創作組別以原創音樂作品勾勒十個真實的城市故事的計劃並非橫空出世，領軍的周耀輝早與馮穎琪合作發起「一個人一首歌」，這個由「創意智優計劃」贊助的企劃旨在培育年輕音樂人，令他們有機會創作歌曲，唱出不同社區人物的故事，曾經主辦如「年華說，城歌唱」、「舍區俠：唱作家/光影聲才」、「一手歌：聽城內的那雙手」及「三生有歌音樂及錄像創作計劃」等走進社區的音樂活動，後來再進一步開展也許是目前為止最大型的音樂創作及製作人才培育計劃「埋班作樂」。這個計劃邀請著名音

³ 可參阿果：〈盛世或虛火：香港流行文化如何重新成為大眾焦點？〉，《端傳媒》，2022 年 5 月 2 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20502-OPINION-HK-POPULAR-CULTURE/](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20502-opinion-hk-popular-culture/)；瀏覽日期：2023 年 1 月 23 日。

⁴ 黃霑：《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頁 178。粵語流行曲的衰落的其他原因包括：「兩岸開放，各有主張」、「行業短視，翻版猖狂」、「科技發達，水準低降」、「社會老化，歌迷年輕」、「別人文化，港曲無光」、「注重包裝，不務正業」、「產品單一，乏善足陳」；詳參頁 169-178。

⁵ 朱耀偉：《詞中物：香港流行歌詞探賞》（香港：三聯書店，2007），頁 202。

樂人出任監製導師，十二個入圍音樂人參與工作坊及訓練營，在監製導師指導下分組創作歌曲，再由十二個演唱單位演繹灌錄成歌，最終推出作品專輯，既為學員提供創作流行音樂的相關訓練，也讓他們通過於 2020 年 10 月 15 日舉行的成果總結音樂會獲得舞臺及製作經驗。「埋班作樂」後來再獲「創意智優計劃」贊助進行第二期，在流行音樂人才培育方面已見成效。⁶「真誠如實，多元並蓄」的《面對面》乘勢再探流行音樂的不同可能性，不但可以令流行樂壇題材風格更多元化，也提供難得的機會給新人學習磨練。

以往香港流行樂壇不是沒有以小眾作為歌曲創作題材，比方，80 年代主流樂壇固然情歌主導，但也有如向雪懷寫擔憂自己開始力不從心的〈老者的獨白〉（曲：因幡晃；唱：威利；1982）和徘徊夜街沒人關心的老伯〈拾荒者〉（曲：盧冠廷；唱：盧冠廷；1984）。較近期周博賢也寫過不少如以菲籍女傭家務辛勞為題的〈菲情歌〉（曲：周博賢；唱：謝安琪；2006）和講第三世界貧困兒童的〈阿曼的球場〉（曲：藍奕邦；唱：洪卓立；2008）等關注弱勢社群的歌曲，不過如《面對面》般有完整概念的企劃實在十分難得。如上所述，就算是天才也要不斷錘鍊才有機會變成「異數」，如今流行音樂工業尚未發展到蓬勃得如以往可讓不同風格的新人有生存發展空間，《面對面》這類計劃固然可以略補不足，若能有更多不同班底就不同題材面給不同受眾，效果則可更為顯著。再者，我們也得明白，流行音樂工業畢竟是商業運作，令人聽見小眾的聲音未必等於能見眾，這些歌曲會否流行才是長遠發展的要素，正如當年 BEYOND 從地下走入主流，儘管未能完全改變樂壇，卻曾在「沒有樂壇，只有娛樂圈」的香港開天地見眾。

說到「見眾」，黃志華就林若寧填詞的〈宮若梅〉（曲：C 君；唱：薛凱琪；2013）所作的分析別具洞見，重點雖與本文不同，或可借來在此一用。據其說法，電影《一代宗師》說「見自己，見天地，見眾」，而這首寫女主角宮二的歌詞只有「見天地」、「見自己」而獨欠「見眾」，除了「似乎是因為歌詞須『見愛情』便不可以『見眾』」之外，黃志華還有以下解釋（他說可能只是一廂情願）：「連天地都快失去了，只倒退回『見自己』的境地，又怎可能『見眾』？」⁷畢竟見自己，見天地才見眾，若粵語流行曲只圍爐見自己，盛世就恐怕似近還遠。

⁶ 詳參朱耀偉：《香港流行音樂教育研究》（香港：匯智，2023）。

⁷ 黃志華：〈宮二的見與不見〉，《信報》，2013 年 12 月 9 日，「影音地帶」版「詞說詞話」專欄，據作者說見報時因須遷就廣告，文字有若干刪節，原稿參見作者博客：[HTTP://BLOG.CHINAUNIX.NET/UID-20375883-ID-4030744.HTML](http://blog.chinaunix.net/uid-20375883-id-4030744.html)；瀏覽日期：2023 年 1 月 23 日。

流行歌詞 經典意義——專訪朱耀偉教授

李浩榮訪問及整理

前言

朱耀偉教授是研究香港流行歌詞的權威，曾出版多本相關的專著，如《歲月如歌——詞話香港粵語流行曲》、《詞中物：香港流行歌詞探賞》、《香港粵語流行歌詞研究》系列等，其中《香港歌詞八十談》（與黃志華合著）更榮獲第十二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的文學評論組推薦獎。在這篇專訪裡，朱教授將檢視粵語歌詞過去半世紀的發展，及展望未來的路向。

問：李浩榮

朱：朱耀偉

一、發展與定位

問： 讀《詞家有道》，留意到盧國沾、黎彼得、鄭國江等七十年代當紅詞人，均受粵曲的影響。粵語流行曲振興的初期，歌詞方面，似乎就是縱的傳承，這與新詩模仿西方詩而興起，分別很大，您認同嗎？

朱： 按照黃志華對五十年代粵語流行曲的分析，當時的小曲確實更近於傳統中國文學的風格，即使是改編西洋流行曲亦如是。這可能跟詞人的訓練與興趣有關。如唐滌生填寫的歌詞，便近似於粵曲。

直至八十年代，林振強、林敏驄等詞人出現，始較多受西方、日本歌詞影響。他們改寫西方流行曲，粵語版的意象、構篇等，有時會參考原版歌詞。如〈三人行〉是受英文歌詞的啟發；又或杜麗莎的〈當天〉幾乎是翻譯英文版歌詞。由於我不懂日文，所以不敢判斷林敏驄的歌詞，跟日語版有多似；但是，感覺上，〈藍色憂鬱〉和〈少女心事〉某些用字似有東洋影子。

為甚麼是八十年代出現此現象？可能是到了那時候，粵語詞人覺得需要來一點突破，要寫得跟盧國沾、黃霑、鄭國江不再一樣，所以才取法西方與日本的流行曲歌詞寫法。

問： 您在《香港歌詞八十談》中，引用黃霑博士論文的觀點，指〈啼笑因緣〉為「香港流行音樂的分水嶺」；但黃霑同時批評，〈啼笑因緣〉的歌詞「老土」。若單純從歌詞發展的角度而言，您認為〈啼笑因緣〉仍算得上是粵語流行曲的分水嶺嗎？

朱：〈啼笑因緣〉的歌詞出自葉紹德手筆，而葉紹德向來是寫粵曲的，所以歌詞難以擺脫傳統色彩。如「為怕哥你變咗心」，雖然切合那套電視劇的民初背景，但這不是現代人的語言。不單〈啼笑因緣〉，即使許冠傑早期的歌詞，也同樣充斥著文言詞句。如〈雙星情歌〉，「曳搖共對輕舟飄，互傳誓約慶春曉」，我懂得唱，但當年叫我默寫出來，卻有難度。

〈雙星情歌〉是電影《鬼馬雙星》的插曲，音樂播出時，鏡頭是許冠傑與呂有慧拍拖的畫面。但現實中，七十年代的年輕情侶，怎可能唱文縷縷的歌詞呢？我覺得，七十年代末，黃霑填寫的一系列歌詞，才算是粵語流行曲歌詞的分水嶺，如〈問我〉、〈狂潮〉等。

黃霑在博士論文夫子自道，這是「我係我的年代」，可見他自覺地以現代化的語言填詞。〈狂潮〉是電視劇主題曲，那套劇以上流社會作為題材，當時的年輕人一般難以見到酒店大亨的面目，只能透過電視劇略窺一二，所以，對於成長於七十年代的人（如我）來說，劇情是很吸引人的。而黃霑正正利用了上流社會勾心鬥角的情節去入詞，並能將恩怨愛恨提升至哲理層面。黃霑很注重以哲理入詞，如〈家變〉「變幻原是永恆」，更成為經典名句。

盧國沾有一系列歌詞是為單元劇而寫的，因為單元劇每一集的劇情各異，所以，詞人可以不斷發揮，寫出各式各樣的人生面貌，如〈無花果〉寫初戀、〈乘風破浪〉寫年輕人划獨木舟，題材勵志。

按照黃志華的說法，五十年代，粵語流行曲歌詞主要是兩大類，一種是雕紅刻翠，粵曲風格，不太符合現代人的生活；另一種流於俚俗，如打工仔心聲、賭仔自歎，則限於低下階層的生活。那年代的作品呈現兩極化的趨勢。

至七十年代，電視劇的熱潮興起，情節多元而富活力，詞人所寫的主題曲也展現出人生百態，從而帶動主題曲的流行。

說回〈啼笑因緣〉，撇開歌詞不論，〈啼笑因緣〉無疑是里程碑式作品。〈啼笑因緣〉作曲人顧嘉輝雖然採用小調作為基礎，但在編曲上，能融入一些現代的元素進去。最特別的是，此曲找得仙杜拉演唱，仙杜拉向來是唱英文歌的，混血兒歌手唱中國小調，是一種很新鮮的配搭。

其實，〈啼笑因緣〉出現以前，有些粵語歌曲已十分流行，如陳寶珠、蕭芳芳演唱的歌曲，〈工廠妹皇后〉、〈禪院鐘聲〉、〈分飛燕〉等。然而，這些粵語歌曲多給人粗淺之感，品味低下，中上階層或年輕人多不屑去聽，而以聽歐西流行曲為時尚。我出生於六十年代，家中的兄長姊姊皆是聽英文歌長大的。

問： 《詞家有道》中，盧國沾覺得「詞人本身並沒有準備好迎接『俗文學』的勳銜。」時至今日，您認為粵語流行曲歌詞能稱得上是俗文學嗎？

朱： 其實在《詞家有道》訪問之前，我已經覺得粵語流行曲歌詞可以算是俗文學，甚至，部份的作品可以稱得上是「文學作品」。一五年，林夕在書展講座分享說，自己部份的詞作，填寫時，充滿私心，希望將流行曲歌詞變成文學作品。然而，他又說，這種念頭是很不應該的。不管如何，我還是感謝林夕有此「私心」，他擴闊了流行曲歌詞的水平，提升了聽眾品鑑的口味，是值得肯定的。現在，粵語流行曲歌詞可算是香港文學最重要的部份了。

問： 您認為甚麼因素決定粵語流行曲歌詞的定位和文學價值？詞人的看法、歌迷或學院？

朱： 幾方面都重要，尤其是學院的認受。當學院把歌詞變成研究項目，有系統地蒐集材料、進行分析，然後將歌詞變成中小學的教材，學生會覺得聽歌，原來能改善中文水平，而家長、老師亦會更容易接受歌詞的價值。當然，這還需要考試制度來配合，要使流行曲歌詞變成考材。這做法有利亦有弊。有一回，我去中學演講，學生跟我說，很歡迎歌詞做教材，但不希望變成考試材料，那只會壞了興趣。那學生說，要是同樣是背誦，與其背林夕的生平與詞作，那不如背李白算了。

問： 讀《詞家有道》的訪問，劉卓輝說，「光是詞寫得好不夠的，還要流行。」盧國沾也認為，一首詞「不投市場口味，只是寫自己的觀點，也不刻意讓它商品化……結果必然是『無利可圖』。」劉卓輝和盧國沾似乎頗看重詞與市場的關係，這跟林夕的取態有點不同。林夕說，「我寧可無人找我，都覺得必須為流行文化留下一些東西。」您較認同哪一種態度呢？為甚麼？

朱： 基本上，我認同劉卓輝、盧國沾的觀點。黃霑曾形容流行曲是「商品」，若然寫得曲高和寡，缺乏聽眾，沒有人購買，那就不算是成功的商品。然而，某程度上，我認為樂壇需要有林夕這類的創作人，具備一定的知名度以後，肯嘗試不同的事物，而大眾又願意去聽。我想，如果林夕甫出道已是不顧市場，只寫〈觀世音〉這類型題材，那他可能很快已被淘汰。現在，林夕享負盛名，他的商業作品非常出色，早為大眾所公認，

朱： 而他又願意去寫一些實驗性、文學性較強的作品，那是好事。

近年，林夕寫了一系列充滿佛學哲理的歌詞，聽眾初聽若不明白，林夕說，不要緊，也許有一天你會領悟到的。大概林夕亦明白硬銷哲理，聽眾難以接受，所以，有時候他會以「糖衣」去包裝哲理。林夕的勇氣，實非一般的詞人所能企及。

最近，小克的三部曲也是實驗性很強的創作，他甚至會注釋自己的作品。這類的作品需要讀者翻查典故，那我會想，這算不算是成功的流行曲呢？當然，不可能要求整個樂壇都模仿林夕，那是趕客的。我認同黃霑的說法，填詞人可以寫哲理，但要做到深入淺出，如「變幻原是永恆」，一聽就能明白。如果我小時候聽的廣東歌都是〈觀世音〉那類型，我相信自己不會再提得起興趣去聽了。老實說，林夕為麥浚龍寫的〈生死疲勞〉、〈劊子手最後一夜〉等，單看文本，內容非常豐富，但我腦海裡，卻始終哼唱不來。

八十年代，為甚麼是粵語流行曲歌詞的黃金時代？正因為百花齊放，林振強、林敏驄、周禮茂、周耀輝、潘偉源、潘源良、林夕，風格各有特色。九十年代，歌詞已不及七、八十年代那般多元了，那時期是廣告歌與卡拉 ok 歌曲的天下。

向雪懷曾寫過多首膾炙人口的廣告歌，他接受我的訪問時說，廣告商願意投資創作歌曲，原是好事；後來，卻本末倒置，廣告商認為歌曲不再是重點，反而將資源投放在廣告的形象上，他們關注的是這首歌會否在卡拉 ok 熱播。

黃霑雖然認為流行曲是「商品」，重視包裝，但關注的重點仍是歌曲本身；決不會不管歌曲質素如何，只以包裝為先。無疑，歌詞是愈多元愈好，如現在的 Serrini，她寫〈油尖旺金毛玲〉，題材充滿本土氣息，是非常好的嘗試。

最近，Mirror 當紅，多了人關注本土樂壇，那是好事；但是如果歌曲風格單一，那卻不是好事。早陣子，陳詠謙被人罵他的詞不行，現在他替 Mirror 填詞，大眾又對他改觀了。平心而論，〈蒙着嘴說愛你〉與〈IGNITED〉其實不及他被批評的那些詞作之水平。流行曲歌詞的評價較受外緣因素影響，詞作本身的質素有時反而不獲重視。

二、 欣賞與批評

問： 您如何評價一首詞的好壞？

朱： 我還是會用傳統中文系的評價方法，去研究詞中的意象，有沒有意在言外等。對於流行歌詞，我想再多加一項標準，首先，這首詞初聽時，已可以使聽者把握到表層意義，若再細讀文本，又可以使讀者掌握到更豐富的意義。如林夕寫的哲理作品，若只是依靠聆聽，較難掌握其意，這類作品必須細讀文本才可以了解其好處。所以，若按傳統文學評論的標準，這類作品是好詞，但未必是好的流行歌詞。我覺得好的流行歌詞典型如林振強的〈細水長流〉，既是一首很動人的情歌，細心欣賞，又會發現詞作做到情景交融，文學性很高。

問： 樂府、宋詞、元散曲流傳至今，其文本絕大多數已脫離音樂，成為可以獨立欣賞的作品。長遠而言，您認為粵語流行曲歌詞亦會脫離音樂作獨立欣賞嗎？

朱： 科技會使音樂更容易保存。但是，我認為有些詞作跟樂曲的關係不太密切，光是研究文本已足夠了。也許，黃霑會不同意我的說法，他認為流行曲是由不同元素組成，曲、詞、編、監，缺一不可。當然，有些樂曲與詞作呈現出特殊的關係，保留樂曲，有助於解讀文本。如林夕為達明一派填詞的〈甜美生活〉，寫一對情侶談戀愛、結婚、生子的過程，但那首樂曲旋律並不浪漫，完全不像一首標準情歌。這使我感覺詞作與樂曲構成一種反諷的關係，原來所謂的甜美生活，就不過是結婚生子，枯燥無味。可能，林夕不同意我的解讀，但我們大可不用理會作者的看法。

問： 黃偉文曾與伍樂城主催「新廣東歌運動」，您怎麼評價這場運動？黃偉文以口語入詞，您認為跟早年許冠傑、尹光的俚俗歌詞相比，在本質上有何差別？以三及第語言填詞是否更能展現粵語的特色？

朱： 黃偉文也承認，「新廣東歌運動」未竟全功，無法延續下去。原本，黃偉文曾與伍樂城打算出版一張唱片，全部都是廣東話口語歌詞，但結果只有五首作品面世，而且分散在不同的唱片中。黃偉文比喻，寫口語歌詞，好比拿榴槤去人家家裡吃，得先問准主人家是否接受；填口語歌詞

朱： 前，也是必須問准歌手、唱片公司是否接受。李彩華〈你唔愛我啦〉算是「新廣東歌運動」中最成功的作品，詞中的「啦」字，只有用廣東話唸，才能顯出其神韻，而且，以不同的聲調唸，意思會不一樣。然而，對這首歌的評價頗為兩極，不喜歡的人，覺得肉麻，訕笑不已。市場會覺得，口語入詞，只適宜處理某類題材，如許冠傑寫打工仔心聲， LMF 以 Rap 來諷刺時弊。

總結來說，「新廣東歌運動」的失敗有兩個原因，一是難找到合適歌手演唱，二是市場偏見，如不接受以口語寫情歌。且看黃偉文的口語作品，其實跟許冠傑、尹光式的是有分別的。許冠傑早期的歌詞得黎彼得的幫助，黎彼得是草根出身的詞人，所以對於俚俗語言能運用自如。如黎彼得的〈打雀英雄傳〉，「上下家搏晒懵 依牙鬆貢眨眼打籠通／係咁鬆正衰公」，很難想像黃偉文想寫出這樣草根的詞。尹光更以粗言諧音入詞，如「少理阿爸」、「關人隱事」等。相對而言，黃偉文的口語詞是頗優雅的，如他為 Gareth. T 寫的〈勁浪漫 超溫馨〉，「提子乾兩份搵 窮但超溫馨」。

說到三及第語言，確是更能展現粵語的特色。黃霑曾以全口語寫作歌劇，但反應很差。因此，黃霑寧願用三及第語言填詞，如早期〈問我〉「無論我有百般對」是書面語，「我係我」則是口語。根據黃志華的研究，八十年代起，詞壇開始出現語言雅化，少了口語，多了書面語。黃偉文是近年仍然堅持在適當時候以口語入詞的主流詞人。教書時，我曾舉〈葡萄成熟時〉「時機先至熟透」作為口語例子。課堂上，有一名內地生問，為甚麼不改成書面語「時機方會熟透」，同樣是協律。但我始終覺得「先至」會更好聽。黃偉文的耳朵是極靈敏的。

問： 《詞家有道》裡，李峻一說，「好像我們都聽得太多林夕的歌詞，很自然以為好的歌詞便要像新詩。」您認同林夕的歌詞像新詩嗎？若認同，請談談這種寫法的特色。《香港歌詞八十談》中，您曾形容李峻一的〈浮木〉像新詩。您認為真的有一種填詞方法是新詩式的，又有另一種是非新詩式的嗎？

朱： 我會用林夕的文章〈一場誤會〉去回答這條問題。一般人覺得詩與詞截然不同，林夕指出，這是誤會。林夕說，詩、詞的分別只是因應市場需求的不同，填詞甚至比寫詩更具難度，因為填詞要顧及市場的需要、藝術良心等。詩是以讀者為對象，詞是以聽者為對象；詩可以加插理智冷靜的觀察，而詞當以感性為主，不應該加入過多硬性的資料。這是林夕於八十年代的講法，但他後來的詞作已不斷打破上述界限，如〈再見二

朱： 丁目〉、〈富士山下〉就是以地名入詞。

林夕有部份的作品是一題兩寫，既有新詩版本（見《十方一念》），又有詞的版本。其中一首〈人造衛星〉，林夕為陳奕迅寫的詞裡，已用上新詩的寫法，但未能揮灑而出，所以他另寫了一首新詩版的〈人造衛星〉，以滿足創作慾。林夕曾以顧城和席慕容的新詩作對比，以突顯詩詞的分別。他舉顧城的〈結束〉為例，「砍缺的月光，／被上帝藏進濃霧」，意象之間較為斷裂，林夕說這屬於新詩寫法；而席慕容的〈戲子〉，「請不要相信我的美麗／也不要相信我的愛情」，林夕認為這雖然是詩，但已靠近詞的寫法。林夕後來有很多實驗性的嘗試，如〈觀世音〉，把一系列的聲音羅列出來，「接吻聲 喝彩聲 派彩聲 拍檯聲」，聲音之間是斷裂的，非常後現代。

林夕可以嘗試不同的實驗，也跟八十年代末歌手樂隊的興起有關，這些樂隊沒有主流歌手的偶像包袱，沒有固定的形像，勇於嘗試新事物。如林夕為 **Raidas** 寫的〈吸煙的女人〉，「（讓上升的煙）織出一張摸不到的臉」，寫法像新詩。現在，麥浚龍也不是迎合市場的歌手，所以林夕給他填的詞，可以作很多的實驗。

問： 若中文系的學生想研究粵語流行曲歌詞，您會推薦甚麼學術著作給他們？特別是西方的學術著作。

朱： 雖然卜戴倫奪得諾貝爾文學獎，但西方的學術傳統不太重視歌詞，著重的是流行音樂研究。我去外國的學術會議報告香港歌詞文化，外國的學者都會很訝異，歌詞有甚麼好研究的呢？直接探討歌詞的西方著作不太常見，初入門者反而可以多看文學理論的書籍，如了解「作者已死」等理論，那麼研究林夕時，便不必介意詞人的意見。

《詞中物》中，我便曾引用布拉姆斯《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的分類法，將文學世界分成四個部份，作品、世界、作者、讀者，這分類去到劉若愚手中，變成了四分環。

我讀中學的年代，老師教詩詞，都是知人論世的教法，讀〈將進酒〉，先從李白的生平談起，然後將詩詞內容與作者生平扣連起來，最後歸納其主旨。當你讀過西方文學理論後，你會發現評論一首作品，遠不止於一種的方法。

如果真的要介紹研究歌詞的著作，我會想到周耀輝與高偉雲合著的 *Sonic Multiplicities*，中文版《多重奏：香港流行音樂聲像的全球流動》，但那本書也不是專注於歌詞。

朱： 研究香港歌詞，黃志華的著作當然是必讀的，文本評論以外，他的書還有歷史源流的梳理，顧及樂曲等多個方面。有一段時間，黃志華曾推動先詞後曲，這些都是值得本地詞壇思考的問題。

另一類值得讀的書，是詞人自己的著作，如小克《廣東爆谷》、盧國沾《歌詞的背後》、向雪懷《愛在紙上游》等。我自己主編過三輯「香港詞人系列」叢書，找專人研究，一位詞人一本專書，第一輯有黃霑、盧國沾、鄭國江、第二輯有林振強、向雪懷、潘源良，第三輯暫時有林夕、周耀輝。

最初，我想做到評傳的形式，如中文系開設的的專家詞課程，但後來在找作者時遇到困難，各人的風格都不一樣，難以統一。

〈櫻花樹下結桃李——論張敬軒歌曲在流行曲歷史的角色〉

蔡梓淇（聖保羅書院 2017 年畢業生）

一、 引言

在最新一期由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出版的雜誌 CASHFLOW，歌手張敬軒先生談及流行曲的價值，他指出作為歌手最大的滿足感，就是發現自己唱的流行曲比起單純地流行有更多價值：一首歌在人生不同階段聽在不同人耳中，有不同的份量、用途和功能；有時一首簡單的歌曲，可以陪伴人走過最難行的時間。¹張氏的意思，就是希望突出聽流行曲的好處：陶冶性情、培養情感。填詞人周耀輝亦指出廣東歌的價值，他認為以粵語作為母語，用母語表達的歌曲能夠牽動香港聽歌者的感情，其他語言的歌曲無法取代。²聽廣東歌，是香港普遍市民的閒暇娛樂。仔細欣賞美妙的旋律，細味歌詞意思，能夠培育大眾對音樂的認識；聽歌者亦隨着歌曲的播放，從心中流露不同的情感，緊扣個人經歷，回顧過去，思考現在，展望未來，感動人生，為生命添上色彩。

據資深樂評人黃志華先生的研究，第一批打正以「粵語時代曲」旗號出版的唱片，在 1952 年夏天推出。³（注：黃氏研究指出，這批唱片的上市日期是 1952 年 8 月 26 日，屬和聲唱片公司第三十六期的七十八轉唱片出品。⁴這並不代表 1952 年之前粵語歌未出現，只是在此之前的粵語歌曲還未有「粵語時代曲」的旗號。⁵）這幾十年來，似水流年，粵語流行曲與大家風雨同路。年代在變，但相信大家對流行曲的愛護不變。拙文從流行曲的歷史及歌詞角度，分析今次講座嘉賓張敬軒先生所唱的歌曲，嘗試為這些歌曲定位，細說它們的影響力與流行曲歷史傳承的關係。

今次文章標題命名為「櫻花樹下結桃李」，靈感取自張氏歌曲《櫻花樹下》。櫻花樹長出的果子遍落周圍，就像一首好歌感動來自四方八面的歌迷，令他們嚮往傾聽。這教筆者想起樂壇前輩葉麗儀所唱的《獻出真善美》：「樂韻似春光燦爛明媚，能夠令平淡變新奇，人縱是力倦與筋疲，歌聲消怨慮，惟願唱出人類善和美。」一首「唱出人類善和美」的好歌，可以感動千百聽眾，也顯示其質素所在。還記得前輩森森、斑斑所唱的《聽歌好處多》：「歌曲會替你說出心聲，歌聲心中輕播，

¹ Thomas Wong@ZtoryTeller：〈好好做個 Storyteller〉，《CASHFLOW Issue 100》（香港：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2023 年），頁 16-17。取自

https://www.cash.org.hk/files/pdf/CASHFLOW100/html5/?fbclid=IwAR3zJybuBH3vYqlzxakDR4LjUw7_53kYFGViHzSEciZlpGekaY5_MEbKn8&pn=19，26-2-2023 擷取。

² 香港 01 記者：〈廣東歌已死？填詞人嘆大學歌唱比賽一半普通話歌〉，香港 01 網站（2016 年）。取自 <https://www.hk01.com/熱爆話題/55367/廣東歌已死-填詞人嘆大學歌唱比賽一半普通話歌>，26-2-2023 擷取。

³ 黃志華：《原創先鋒——粵曲人的流行曲調創作》（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4 年），頁 16。

⁴ 同上，頁 62。

⁵ 同注 3。

La La La，弦樂擴闊美嘅世界，陪住你伴住我。」一首好歌的另一條件，在於歌曲能替人說出心中所想，引起聽眾共鳴。拙文收錄的幾首張氏名曲，旋律優美之餘，歌詞內容更能引起大家認同和注意，可以說是近年粵語流行曲的卓越之作，蕩氣迴腸，值得細聽。

二、 對愛情的想像

「情歌」自粵語歌曲出現，一直都是歌詞的主要題材。無論是甚麼年代，一直都有大量情歌湧現，只是旋律節奏隨年代改變，歌詞的表達方式也不同。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尋伴侶大眾歡樂趣，求淑女愛她痴心最，日日快樂唱隨，做一對好佳侶」、「妹愛哥情重，哥愛妹豐姿」之簡單直接；七、八十年代情歌百花齊放——許冠傑的多元變化、黃霑的豪邁奔放、盧國沾「不同角度的情詞境界」⁶、鄭國江筆下的溫情滿溢等；九十年代的浪漫情懷；到千禧後的詠物比喻抒情，各有特色，雅俗共賞。張敬軒的情歌，著名的有《櫻花樹下》、《百年樹木》、《追風箏的孩子》，都是詞人林若寧的作品。林若寧曾跟廣大讀者分享「好歌詞」的兩個標準：能夠觸動他人、必對人有啟發。⁷而上述三首歌曲均達到「好歌詞」的水平。

《櫻花樹下》的開頭想像力豐富，以蟬撲入一雙肩膀，並將靦腆的顏容用櫻花作比喻，然後立刻扣緊「櫻花」這個主題，將比喻融入情景，細說櫻花正開時未懂得示愛，都花蕊跌下來才洞悉戀愛的無奈；最後一段歌詞則再以「櫻花」引出想像：「如有天櫻花再開期望可跟你示愛，當天園林今天已換上滿地青苔。」這裏有種莫名的蒼涼，帶出一切已不復再，事過境遷的悲酸。相信不少人聽過此曲也感同身受，因此此曲容易引起共鳴。此處令筆者想起唐朝崔護的《題都城南莊》：「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這種時光飛逝，往事如煙的嘆息，無論古今都經常發生在大眾身上。林若寧曾提到，自己大概五歲時已能聽懂盧國沾填詞的《戲劇人生》，他認為盧國沾也是一個想法較為悲觀、沉鬱、鬱鬱不得志的文人，他的詞對林氏來說有哲學成分。⁸剛好從盧國沾的詞作，找到一首與《櫻花樹下》題材相近的歌曲，是1979年寫給森森的《夢裡花園》：「造了一個夢，夢見當年，曾遇見你於農村，也在斜陽裡，溫馨照我心，蝴蝶照樣飛花前。夢已醒，似風吹過，如今空留紀念，從前幾多夢會重覆見過，每次醒來暗自憐。」詞人想去珍惜每個夢的美好，以及夢裏的愛情，然而返回現實，一切皆空，又如張國榮主唱的《儂本多情》（鄭國江填詞）所說：「情愛就好像一串夢，夢醒

⁶ 朱耀偉：《香港粵語流行歌詞研究 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中期 I》（香港：亮光文化有限公司，2016年），頁84。

⁷ 黃志華、朱耀偉、梁偉詩：《詞家有道——香港十九詞人訪談錄》（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頁290-291。

⁸ 同上，頁291。

了一切亦空。」美好的愛情想像如風逝去，情境早已改變，帶出愛情如煙消逝的感慨，與《櫻花樹下》如出一轍。兩代詞人，在流行曲歷史上相互呼應。

《百年樹木》是《櫻花樹下》的延續，歌詞講述男女主角分別在愛情故事發生後十年、十五年、廿五年及二百年後所經歷的感受，當中經過人的成長與落幕。歌詞中「在最燦爛時光交織美麗的錯愛，若有無奈，只有用新的愛情來做替代」相信吐出不少人的心聲，也相信不少人像歌詞般所說，努力尋找新的愛情、新的快樂去替代上一段情緣留下的失落。正如經典名曲《舊歡如夢》的歌詞：「祇有嘆息舊歡似夢，早經消散莫再尋。」漫長的人生在緣分驅使下遇到種種愛，舊夢如煙逝去，便去尋找新的愛情彌補缺陷。在哲理上，這沒分對與錯——好在有新的愛情滋潤，人生從而精采開朗；壞在當舊愛離去後立即找新的情緣，情海翻波，似乎沒有歸處，容易徬徨悵惘。願看到這裏的讀者會記住鄧麗君的《漫步人生路》：「讓疾風吹呀吹，儘管給我倆考驗。小雨點，放心灑，早已決心向著前。」情緣經歷風雨幻變而屹立不倒，才會長久、堅固和不朽，筆者相信這是真愛永恆的價值，經得起歲月的洗滌，讓愛情的種子長出健康的「百年樹木」吧！

《追風箏的孩子》全曲以優美的景物比喻及描寫撰成，把「風箏」及「嘆息橋」作為歌詞重心，帶出男女主角相識、分開於嘆息橋的感受；風箏離不開嘆息橋、斷了線的描述，更為全曲營造無奈、傷嘆的氣氛。用「風箏」來寫歌詞不是第一次，1980年麗的電視（即亞洲電視前身）劇集《驟雨中的陽光續集》的主題曲便是名為《風箏》。填詞人盧國沾將歌唱者與風箏相連繫：「讓我再追尋，尋到溫馨的愛心；遇到冷風時，仍然暖薰薰。曾經想過，為何我重記得你，好比那風箏線牽引。」可能是配合劇情的關係，此曲以溫柔的文筆寫出一絲絲正面、美滿的情感：「但我永不忘，付過一顆真心；但你似朵雲，未為線牽緊。無盡的歡笑，仍然記在我心間，心坎裏留下烙印。」詞人以真摯的文筆，寫出風箏為歌唱者帶來的溫馨和歡樂。二十多年後的《追風箏的孩子》，同樣是風箏，道出不一樣的情懷，這顯示粵語歌曲創意無限，將同樣的事物以兩種方式表達出來，各有特色，同樣出眾，深得聽眾欣賞，得到大家共鳴，此處就是粵語流行曲的精髓所在。

《櫻花樹下》、《百年樹木》及《追風箏的孩子》都是張敬軒先生的情歌傑作。歌曲以樹木、風箏——大眾所認識的事物作為抒寫對象。開首說過，詞人林若寧認為好的歌詞必須觸動他人和對人有啟發，而林氏做到的，是他成功地從「樹木」、「風箏」等看似平平無奇的事物引導聽眾，為他們帶來無窮想像，以文字細說這兩樣東西牽引的愛情方向與情景，讓聽眾幻想、構思美麗而浪漫的畫面，使景象栩栩如生，恍如往事歷歷在目，令人人陶醉於歌曲中。

三、 對生活的描寫

在流行曲的領域，除了情歌外，有不同類別、不同題材的歌曲。愛情是生活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要令粵語歌曲多元，詞人要從多方面入手撰寫歌詞。他們擅寫在大眾身邊的一點一滴，用心描述於大家旁邊存在的事物。以 1980 年盧業瑀所主唱的《為甚麼？》為例，此曲歌詞便是討論人的生老病死——生：「**為甚麼生世間上，此間許多哀與傷。**」；老：「**為甚麼雙鬢斑白，光彩消失面容上。**」；病：「**為甚麼竟會生病，輾轉反側在床上。**」；死：「**為甚麼淒冷孤寂，輕飄飄像無力。**」人的一生活本來可能很平凡，但透過文字的精彩描述，可以使生活素描由平淡枯燥變得閃閃生輝。張敬軒的《懷舊情人》是一首很有意思的歌曲，它含有生活情景的細緻描述，如「**想坐咖啡廳躲開人煙，共妳聽聽黑膠唱片**」、「**然後想，掉棄手機裱起油畫，沒有 wifi 只得結他，想嘈雜裡尋優雅**」等等，將黑膠唱片、油畫、結他等實物代替手機、Wi-Fi，以符合懷舊的主題；而歌詞亦十分點題：「**潮流變，偏偏想寫經典，綿綿情話陳舊卻自然，誰又介意小小缺點。**」從此帶出歌曲主題：情人戀愛不必太新潮，只要彼此心靈相通，懷舊也可以是很好的情調，為「生活」、「愛情」開拓出新的寫詞方向。

生活，離不開時光的匆匆飛逝，張敬軒名曲《青春常駐》便是探討這一話題。時間回到 1982 年，雷安娜主唱的《聚散太匆匆》說到愛情的偶遇太過匆匆：「**曾願意終生依托，他卻像天外流雲，深信是萍水再遇也匆匆，心中渴望難自禁。**」黃霑作曲、填詞的《流去如逝水》則抒發愛情匆匆消逝的感概：「**流去如逝水，還似淚，遺下在我心，幾次醉！人已沒有唏噓，緣盡了就應該去，別了不會復求再聚。**」回到張氏的《青春常駐》，寫時間過得快速，希望好時光能夠停留的渴望，填詞人黃偉文則爆發出不少創意，以連串疑問來訴出對歲月老去的感嘆。「**叮噹可否不要老，伴我長高。星矢可否不要老，伴我征討。**」以上開頭句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把卡通「叮噹」、「星矢」融入歌詞，能引起聽眾，特別是年輕人的共鳴，增強歌曲的說服力。在副歌中，歌詞又帶出了疑問：「**為何在遊蕩裡，在遊玩裡，突然便老去；談好一個事情，可以兌現時，你又已安睡。祈求舊人萬歲，舊情萬歲，別隨便老去；時光這個壞人，偏卻冷酷如許，離場慢些也不許。**」此處帶出這個世界上，大眾無論如何都無法阻止時光迅速流逝，所迸發出的無奈情感。這種想法在生活上很多人都有，題材貼近羣眾，因此容易受歡迎，是出色的作品。

在多姿多采的生活裏，除了描寫愛情與時光，當然每個人生存在世上，都會遇到正面、反面的事情，總會碰見困難，很少一帆風順。說到此處，筆者想起一首由「凡人」和「魔鬼」合唱的經典歌曲——《難為正邪定分界》。「**努力興建**」的「凡人」樂觀地說：「**對抗命運，但我永不怕捱，過去現在，難題迎刃解，人生的彩筆蘸上悲歡愛恨，描畫世上百千態。**」相對地，「**盡情破壞**」的「魔鬼」邪惡地講：「**控制命運，任我巧安排，看似夢幻，凡人難盡了解，人間的好景，給我一朝**

破壞，榮辱愛恨任分派。」在正反相對的場面，人們如何決定，取決於個別想法，但每個決定都會帶來不一樣的故事，而描述這些故事，文字發揮最大的功用，是將所表達的想法在讀者角度變得活潑生趣。與《難為正邪定分界》主題如出一轍的《相對論》，由張敬軒與前輩林子祥合作，這首由林子祥作曲的歌曲，很有他的個人風格，其急速的節奏教人想起同是林氏作曲的《海市蜃樓》。資深詞人潘源良的歌詞，反映了生活事情的多面：「從前是追夢的少年，原來是孤獨的背面。從前是不斷的向前，然後跌絆卻不間斷。從前是珍重於眼前，回頭便不願多見面。才明白事情有幾面，隨著變動時態一再現。」生活就是這樣，既溫暖又殘酷，大眾如何取捨，就要靠各位的意志了，永遠堅持下去，才是對生命來說最好的選擇。

描寫生活的美好，筆者自然想起譚詠麟主唱的《愛是這樣甜》：「期望每朝早，起身一吻紅的臉，共回味情夢最甜，新鮮早餐奉獻。期望每朝早，返工衣著同挑選，一切一切共分享，愛是這樣甜。」盧國沾筆下溫馨愉快的畫面，給予人善待生活、期待生活、珍惜生活的憧憬。每個人的生活都是多元化，本段所提及張敬軒的三首歌曲：《懷舊情人》、《青春常駐》及《相對論》分別探討生活中的愛情、時光及每項事情的正反面，開拓出不同的小品題材，為歌壇添上色彩，效果有如陳百強作曲及主唱，鄭國江填詞的《漣漪》：「生活靜靜似是湖水，全為你泛起生氣。」生活本來平淡，但有了文字、歌詞的滋潤，變得繽紛有趣，生機處處。至於流行歌曲，從多方面描述都市人的生活，亦開拓出多元的寫作方向，能夠幫助流行歌詞日後的發展，激發無限創意。

四、 信仰與希望

信仰可以慰藉心靈，給予人信心去面對逆境和困難，對未來抱有希望，豎立正面且正確的價值觀，為社會帶來正能量，具勵志作用。自粵語時代曲於 1952 年打正旗號面世，每個年代都有不同勵志歌曲，振奮人心。粵語流行曲在七十年代振興，勵志歌曲也隨之成為熱門題材，感動一代一代的普羅大眾，陪伴大家成長。1978 年，歌手徐小鳳推出唱片《風雨同路》，其同名主打歌的歌詞勉勵大眾勇於共同跨過障礙，引起共鳴：「不必怕多變幻，風雨同路見真心，月缺一樣星星襯。」同一專輯內，還有一首《人生滿希望》，其勵志歌詞更是一代人的集體回憶：「看夕陽，滿盼望，人生滿希望。前途在遠方，縱使失望，悲哀化力量。」文章開首說過，張敬軒指出一首簡單的歌曲可以陪伴人渡過最難行的時間，⁹筆者覺得，勵志及信仰歌曲在此時可以發揮重大作用。八十年代，翁倩玉主唱的日劇《阿信的故事》粵語主題

⁹ Thomas Wong@ZtoryTeller：〈好好做個 Storyteller〉，《CASHFLOW Issue 100》（香港：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2023 年），頁 16-17。取自 https://www.cash.org.hk/files/pdf/CASHFLOW100/html5/?fbclid=IwAR3zJybuBH3vYqlzxakDR4LjUw7_53kYFGViHzSEeciZlpGekaY5_MEbKn8&pn=19，26-2-2023 擷取。

曲《信》，可以說是勵志歌曲的巔峰，深受大眾歡迎，其正面的歌詞可謂代表小市民的奮鬥心態：「命運是對手永不低頭，從來沒抱怨半句不去問理由。仍踏著前路走青春走到白頭，成功只有靠堅守信心奮鬥。」時代改變，勵志歌曲的市場也不像以前廣受歡迎，曾填寫不少勵志歌詞的資深填詞人鄭國江，接受亞洲電視《香港百人》訪問，他說香港的「八十後」出生於社會比較富裕的年代，要跟他們講掙扎、奮鬥，他們會覺得很奇怪，反問需要奮鬥甚麼。¹⁰在勵志及信仰歌曲息微的近二十年，仍有不少音樂人參與這些歌曲的創作，其中一位便是張敬軒先生。

張敬軒曾經主唱信仰歌曲《遇見神》，歌詞圍繞歌頌耶和華的愛與包容，帶給人心靈安慰、身心舒泰的感覺：「如何遇見神，被擁抱，再得起身！明明平安彷彿天邊遠，流連遊盪，暗失方寸。然而遇見神，被指引，再生精采心內滲。只因有你，只因有你，了不起！」這裏除了表現歌者對信仰的虔誠外，而且歌者作為公眾人物，向大眾豎立了良好榜樣，藉此以正面的信念感染聽眾，讓他們在聽歌期間洗滌心靈，享受和平與安寧，反思人生，以裝備和增值自己，成為更好的人。

另一首很有意義的歌曲，就是張敬軒早年發表的《Blessing》，這亦是著名填詞人黃霑的最後一份詞作。整份歌詞帶出十分正面的訊息，直接坦率地表達出要感恩世界、感恩英雄的溫馨話語。有論者認為，黃霑的歌詞意義深長，指出「黃霑有如爺爺教導張敬軒珍惜流行文化，勉勵晚輩繼續努力」¹¹。學者梁偉詩更嘗試想像，《Blessing》「是黃霑一生的觀照」¹²、談論的是「香港流行文化上的承傳」¹³；此曲還代表了「相信他（指黃霑）主觀地也希望香港粵語流行曲，真正能夠細水長流、生生不息」¹⁴。斯人已去，我們無法清楚知道黃霑這份歌詞背後的含意，但無可否認的是，這首歌曲代表了兩代音樂人的傳承——前輩黃霑將其文字心意寄托給後輩張敬軒，並由張氏唱出，將人間的愛與感恩透過粵語歌曲薪火相傳，為粵語流行曲豎立了正面的精神和意義，以音樂造福世人。黃霑晚年曾在其博士論文感慨地寫道：「年輕歌迷語文水準不高，對歌詞的挑剔自然不多，因此歌詞的水準，除創意重覆之外，交字亦很多不通之處。香港報章上的劣評，幾乎讀之不盡。」¹⁵再看《Blessing》的歌詞，它仍然保留着黃霑歌詞優雅的韻味。例如「前人留福蔭，都化春風暖世間」，就教人想起《獅子山下》的「我地大家，用艱辛努力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以及《令我心溫暖》的「無論我境況點變，不會改變，陪著我共生共存！朋友知交彷彿是太陽，長令我深心溫暖！」前人在獅子山下播下祝福的種子，

¹⁰ YouTube：〈鄭國江《香港百人》93 | Hong Kong 100 VIPs | ATV〉。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9KiJIUIWnM>，7-3-2023 擷取。

¹¹ 陶君麗：〈從《Blessing》看黃霑對後世的寄語〉，香港歌詞研究小組（2014年9月24日）。取自 <https://cantonpopblog.blogspot.com/2014/09/blessing.html>，8-3-2023 擷取。

¹² 梁偉詩：《詞場——後九七香港流行歌詞論述》（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頁65。

¹³ 同上。

¹⁴ 梁偉詩：《詞場——後九七香港流行歌詞論述》（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頁65。

¹⁵ 黃湛森：〈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香港流行音樂研究（1949-1997）〉（香港大學哲學博士論文，2003年），頁174。

大家像朋友一樣和諧親切地共處，令人間更溫暖——從歌詞流露出的善意，都是黃霑歌詞的特色，同時筆者相信這也是他的願望。另外，《Blessing》中的「人間全賴有好英雄，豁出種種英勇，為人類造了美境」，則呼應其七十年代所寫的《近代豪俠傳》主題曲：「英雄好漢，胸懷大義，五湖七海裏，俠客多君子……當仁拋小我，捨身成大事，永垂青史裏，熱血是男兒。」英雄仗義救人的俠客精神，為世人景仰和學習，都從黃霑的詞作流露出來，流露出一份正義感。這些正面的價值觀和思想，從新一代的歌手唱出來，別具一番新氣象和意味。

五、 結語

拙文從三個方向：愛情、生活和信仰，討論了張敬軒主唱歌曲的主題，並引用了不少經典金曲的歌詞，嘗試將現今的流行曲與昔日的相連繫，帶出粵語流行曲題材精髓的代代傳承，希望塑造出粵語流行曲作為城市流行文化的代表產物，無論何時都散發出無窮的光芒和吸引力。黃霑在其博士論文的結尾，以「一代一聲音」來概括香港流行音樂。¹⁶他指出，香港流行音樂「能廣泛流傳，受到當時的人欣賞傳誦，必然因為這些聲音，觸動了時人心弦，引起了並（共）鳴，而且獲得廣泛回響。」¹⁷這可見，黃霑身為流行音樂的創作人身分，他始終覺得音樂能深受大眾歡迎，是在於美妙的旋律能夠達至感人的程度。他又形容香港流行音樂是「揉合中西音樂元素，承先啓後的現代聲音」¹⁸。由於香港特殊的歷史背景，她能包容中樂及西樂。在昔日的粵語歌壇，我們可以見到歌手羅文穿著唐裝長袍拍攝音樂專輯《卉》的封面，主唱中國風的歌曲；又可以見到他穿現代時裝手取一支「咪」拍攝另一音樂專輯《舞台上》，十分時尚。我們可以在《近代豪俠傳》的唱片封面見到關正傑手捧結他，形象西化；但又可以在電視螢光幕看見他穿中國長袍唱起「心鏡不染俗塵，似流水共行雲」的中國風歌曲《醉紅塵》。正如黃霑在論文所述，好的歌曲是應該能夠引起大眾共鳴，而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歌神」許冠傑與資深詞人黎彼得合作所寫的一系列諷刺時弊之流行歌曲，好似「糖又加，鹽又加，成日咁加任佢話」的《加價熱潮》。一個健康而有能力持續發展的樂壇，應該包容多元題材、老少咸宜的歌曲，互相切磋並存。常說七、八十年代是樂壇最光輝的年代，那正是因為當年的多元——有主流情歌、諷刺時弊的鬼馬歌曲、勵志歌曲、流行兒歌、中國風歌曲，甚至城市民歌等，適合不同年齡層的聽眾，引起他們的共鳴。學者朱耀偉指出：「香港樂壇一向以年輕人為主，但當年除了有陳百強、林姍姍的〈再見 puppy love〉和露雲娜的〈荳芽夢〉之外，也可以有較成熟的實力派歌星如關正傑眷戀殘夢，甄妮可以再度孤獨，徐小鳳也嘗試深秋立樓頭，於是老中青三代聽眾的情感各有依歸。假如成年聽眾流失，主流歌手無法成長轉型，最終惡性循環，歌曲種類只會更加單

¹⁶ 同上，頁 182。

¹⁷ 同上。

¹⁸ 同注 16。

一化。」¹⁹筆者同意這個說法，要支持樂壇，音樂人必須創作多元化的歌曲去符合不同年齡層樂迷的需要，令廣大聽眾一起去關心和欣賞音樂，這才是真正為樂壇開墾健康的路徑，為流行音樂注入動力和希望。

這二十多年來，張敬軒先生除了主唱不少廣為人知的流行歌曲外，更樂於與不少前輩，如林子祥先生、阮兆輝先生合作。為人稱道的是，張氏的歌曲《魂遊記》混合了南音及粵語流行曲元素，而張氏接受訪問時更表示希望年輕朋友認識傳統藝術。²⁰將南音和粵語流行曲連繫是十分有特色的音樂配搭，既吸收了傳統中國文化的養分，又加入了西方流行音樂的元素，中西合璧，在傳統和新穎的方向之間探索，別具意義。

粵語時代曲打正旗號面世已經七十年了，它所走過的路途遙遠而曲折。時至今日，粵語流行曲依然廣受大眾關注和討論，筆者衷心希望音樂界能夠群策群力，除了創作有水準、有意思的歌曲外，更要努力傳承樂壇前輩留下來的精神模樣——上述提到中西合璧、多元並存的要素，培養出更美妙的旋律，更優雅的歌詞，更舒適的音樂，傾出全力造福廣大聽眾。最後以盧國沾填詞的《乘風破浪》作結：「帆盡高張，破浪乘風去，無盡困難終須消失去。」期待粵語樂壇繼續百花齊放，勇往直前！

六、 附錄

本文章提及張敬軒主唱粵語流行歌曲一覽

1. 《櫻花樹下》（曲：伍卓賢；詞：林若寧；唱：張敬軒；2008年。）
2. 《百年樹木》（曲：伍卓賢；詞：林若寧；唱：張敬軒；2018年。）
3. 《追風箏的孩子》（曲：季忠平；原詞：王中言；粵語改編詞：林若寧；唱：張敬軒；2007年。）
4. 《懷舊情人》（曲：唐紹崑 / 高維綸；詞：張楚翹；唱：張敬軒；2021年。）
5. 《青春常駐》（曲：張敬軒 / Johnny Yim；詞：黃偉文；唱：張敬軒；2014年。）
6. 《相對論》（曲：林子祥；詞：潘源良；唱：張敬軒、林子祥；2009年。）
7. 《遇見神》（曲、詞：西伯；唱：張敬軒；2006年。）
8. 《Blessing》（曲：張敬軒 / 常石磊；詞：黃霑；唱：張敬軒；2004年。）
9. 《魂遊記》（曲、編、監：伍卓賢；詞：黃詠詩；唱：阮兆輝、張敬軒；2021年。）

¹⁹ 朱耀偉：《歲月如歌——詞話香港粵語流行曲》（增訂版）（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9年），頁213。

²⁰ 〈阮兆輝 x 張敬軒《魂遊記》不一樣的南音傳承〉，英皇娛樂 EEG.ZONE（2021年4月8日）。取自 <https://eeg.zone/#/news/2923>，9-3-2023 擷取。

本文章提及其他粵語流行歌曲一覽

1. 《獻出真善美》（曲：Don Black / Geoff Stephens；詞：鄭國江；唱：葉麗儀；1980年。）
2. 《聽歌好處多》（編：區志雄；詞：鄭國江；唱：森森、斑斑；1979年。）
3. 《快樂伴侶》（曲：呂文成；詞：周聰；唱：周聰、呂紅；1953年。）
4. 《一水隔天涯》（曲：于粦；詞：左几；唱：韋秀嫻；1966年。）
5. 《戲劇人生》（曲：黎小田；詞：盧國沾；唱：葉振棠；1980年。）
6. 《夢裡花園》（編：顧嘉輝；詞：盧國沾；唱：森森；1979年。）
7. 《儂本多情》（曲：黎小田；詞：鄭國江；唱：張國榮；1984年。）
8. 《舊歡如夢》（曲：許石；詞：龐秋華；唱：譚炳文；1966年。）
9. 《漫步人生路》（曲：中島美雪；詞：鄭國江；唱：鄧麗君；1983年。）
10. 《風箏》（曲：黎小田；詞：盧國沾；唱：曾路得；1980年。）
11. 《為甚麼？》（曲：五輪真弓；詞：鄭國江；唱：盧業瑀；1980年。）
12. 《聚散太匆匆》（曲：鍾肇峯；詞：鄭國江；唱：雷安娜；1982年。）
13. 《流去如逝水》（曲、詞：黃霑；編：奧金寶；唱：汪明荃；1982年。）
14. 《難為正邪定分界》（曲：顧嘉輝；詞：鄭國江；唱：葉振棠、麥志誠；1982年。）
15. 《海市蜃樓》（曲：林子祥；詞：鄭國江；編：Chris Babida；唱：林子祥；1982年。）
16. 《愛是這樣甜》（曲：盧冠廷；詞：盧國沾；編：盧東尼；唱：譚詠麟；1984年。）
17. 《漣漪》（曲：陳百強；詞：鄭國江；唱：陳百強；1982年。）
18. 《風雨同路》（曲：筒美京平；詞：鄭國江；唱：徐小鳳；1978年。）
19. 《人生滿希望》（曲：M. Nakajima；詞：鄭國江；唱：徐小鳳；1978年。）
20. 《信》（曲：林敏怡；詞：鄭國江；編：林敏怡；唱：翁倩玉；1985年。）
21. 《獅子山下》（曲：顧嘉輝；詞：黃霑；編：顧嘉輝；唱：羅文；1979年。）
22. 《令我心溫暖》（曲：調寄“Amazing Grace”、顧嘉輝；詞：黃霑；編：顧嘉輝；唱：鄭少秋；1981年。）
23. 《近代豪俠傳》（曲：顧嘉輝；詞：黃霑；編：顧嘉輝；唱：關正傑；1976年。）
24. 《醉紅塵》（曲：顧嘉輝；詞：鄭國江；唱：關正傑；1981年。）
25. 《加價熱潮》（曲：De Knight-Freedman；詞：許冠傑、黎彼得；唱：許冠傑；1979年。）
26. 《再見 Puppy Love》（曲：林慕德；詞：卡龍；唱：陳百強、林姍姍；1985年。）
27. 《荳芽夢》（曲：Anders Nelsson；詞：林振強；唱：露雲娜；1981年。）
28. 《殘夢》（曲：黎小田；詞：盧國沾；唱：關正傑；1979年。）
29. 《再度孤獨》（曲：伊藤薰；詞：林振強；編：鮑比達；1984年。）
30. 《深秋立樓頭》（曲：Janis Ian；詞：湯正川；唱：徐小鳳；1979年。）
31. 《乘風破浪》（曲：顧嘉輝；詞：盧國沾；唱：楊詩蒂等合唱；1975年。）

七、 徵引書目

文章

高級學位論文

1. 黃湛森：〈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香港流行音樂研究（1949-1997）〉（香港大學哲學博士論文，2003年）。

書籍

今版書籍

1. 朱耀偉：《香港粵語流行歌詞研究 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中期 I》（香港：亮光文化有限公司，2016年）。
2. 朱耀偉：《歲月如歌——詞話香港粵語流行曲》（增訂版）（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9年）。
3. 梁偉詩：《詞場——後九七香港流行歌詞論述》（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
4. 黃志華、朱耀偉、梁偉詩：《詞家有道——香港十九詞人訪談錄》（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
5. 黃志華：《原創先鋒——粵曲人的流行曲調創作》（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

鳴謝

英皇書院



黃秋玲 校長
楊家碧 老師

英華女學校



關翰章 校長
鄧綺橋 老師

高主教書院



楊世德 校長
翁碧霞 老師
楊子慶 老師

新會商會 陳白沙紀念中學



楊文德 校長
梁璇筠 老師
李嘉儀 老師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周維珠 校長
黃曉林 老師
陳倩儀 老師

聖士提反堂中學



麥偉麟 校長
廖仲翩 老師
蘇惠慈 老師

聖若瑟書院



黃婉芬 校長 洪偉懷 老師
杜靜儀 老師 霍曉茵 老師

聖保羅男女中學



潘紹慈 校長
洪秋燕 老師
史筱倩 老師

聖保羅書院



源迪恩 校長 顏加興 老師
許黎佩珊 老師 謝承屹 老師
陳綠南 老師 李浩榮 老師
李雨軒 老師 陳重伊 老師
林詩琦 老師 陳翠玲 老師

聖嘉勒女書院



陳黃碧瑜 校長
陳民有 老師

聖類斯中學



易浩權 校長
蘇浩賢 副校長
馬寶婉 老師

樂善堂 梁銹瑤書院



羅文彪 校長
黎蕊萍 老師

*按筆劃排名

似水流年

漫談香港流行曲七十年

活動流程

司儀 張凱嘉 聖嘉勒女書院
伍尚銘 聖類斯中學
冼弘晉 聖保羅書院

歡迎辭

聖保羅書院

源迪恩 校長

朱耀偉教授演講

朱耀偉 教授

致送紀念品

聖保羅書院

源迪恩 校長

朱耀偉 教授

朱耀偉教授與張敬軒先生對談

張敬軒 先生

提問環節

張敬軒先生演唱

張敬軒 先生

詳細場刊請見



或聖保羅書院網址：<http://www.spc.edu.hk>